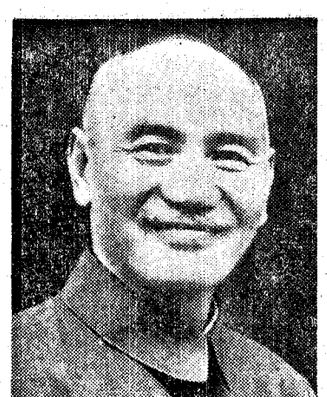
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報字一〇五號 郵區一〇五號 郵政信箱四三—六〇號
中華郵政台字第二二六七號照登記為第二類新聞紙類 電報掛號六二六〇號

經濟日報
ECONOMIC DAILY NEWS

發行人 王惕吾
第貳柒肆伍號
今日之二張半 每份新臺幣七十元

社址：台北市忠孝東路4段555號
編輯處：台北市眉州街128之1號
廠：中城印刷廠
電話：
總編輯 1-2-3-4
採訂 1-2-3-4
廣告 1-2-3-4
商務 1-2-3-4
工廠 1-2-3-4
營業 1-2-3-4
服務 1-2-3-4
機部 1-2-3-4
組報 1-2-3-4
組部 1-2-3-4
處 1-2-3-4
轉訪 1-2-3-4

國父建黨革命八十週年
蔣總裁表紀念詞
期他全黨同志，承担革命職志，以心理建設作為物質建設基礎，放下士大夫虛矯身段，放棄對國際形勢依賴心理，堅忍奮發，完成國父興諸先烈的遺志大願。



【中央社訊】十一月二十四日是國父建黨革命八十週年紀念，蔣總裁對中國國民黨全體同志，發表紀念詞，全文如下：

全黨同志們：

今天是國父建黨革命八十週年紀念日。十屆五中全會，特於此一莊嚴的時刻集會，其用意即在期勉全黨同志，「亟拯斯民於水火，切救大廈之將傾」的歷史昭示，和革命職志。

國父「內審中國之情勢，外察世界之潮流」，「為良心所驅使」，乃在檀香山糾合同志，創立興中會，「不論成敗去革命」，到今天已經是整整的八十週年；而自紀元前十五年成立興中會分會於台北，而已經七十七年；自國父二十歲之時即已決志「傾覆清廷，創建民國」發端，那就已是八十九年了，所以說「中國之革命，發軔於甲午以後，蓋於庚子，而成於辛亥」。

國父說：「民國以前，吾黨本主義以建立民國；民國以後，則本主義以捍衛民國」。自開國以來，整個革命歷程，無論討袁護法，以至於東征陳逆，北伐直奉，再至於清剿匪禍，對日抗戰，實皆為全黨同志「本主義以捍衛民國」合成心力之高度發揮。革命大業，挫折了，又勝利，失敗之後，必然成功，乃為八十年來鐵一般的事實。

至於國民革命的力量，國父認為：有心理，有物質的，有宣傳的，有武力的，而相互比較，則又認為心理勝過物質，宣傳勝過武力。所以國父說：「人心就是立國的大根本，辛亥年滿清之所以亡，是亡於他們失去了這個根本；民國之所以成，就是成於我們得到了這個根本」。而開國以來，任何一次戰役的成功，就都是成於主義——亦即成於心理建設之踔厲發揚；挫折則是挫折於心理的一時之倚賴，遲疑，甚至信心驟失，共信不生。而最後由弱轉強，反敗為勝，則又必以心理建設為其關鍵。

黨自播遷來台，原就十分重視心理建設和精神動員，我也時常強調反攻復國之戰，為三分軍事，七分政治；三分敵前，七分敵後；三分直接路線，七分間接路線；而歸結為三分物質，七分心理。可是我們的心理建設還是不及物質建設之成就。當然物質建設，不是虛矯無實，即屬游談無根，心理建設，不是虛矯無實，即忽略了心理建設，亦將導使一般人低估了精神心理潛藏中的革命威力，並無視於實與虛、治與亂、專與紛的對比上的事實。今天國家的重要建設，已在齊頭並進，在此同時，自更須以心理建設作為物質建設之基礎，然後乃能相輔相成，使物質建設更為精實，心理建設亦更為推動深遠。

五中全會，即將作出對心理建設（對匪偽心理作戰）的檢討和策進，但我也想提示大家在研究討論之時，能特別根據八十年的革命史實，來強調兩層意思，那就是必須放下士大夫的虛矯的身段，必須放棄對國際形勢的倚賴的心理。

先說第二層意思——

大家都明白，國父倡導革命，其所著到的是列強對中國瓜分割、刀俎魚肉之禍的既深且急！當時在我國據有租界的，即多至二十九處，據有租借地的五處，乃如遍體的瘡痍難疽；至於和我國訂有約束的鎖斧鎖更為慘毒的不平等條約的列強，則多至十五國，迫我久淪於次殖民地的地位，「顱頸血的事業，既人人都「有不苟生於世之心」，此即所謂死且不辭，辱亦可忍，更何有於士大夫的身段？

比如黃花岡之役，朱執信先烈，本任他務，但其時恰好趕到敢死隊，於是亦馬上剪去了長形的下半截，加入作戰。譚人鳳先烈，方由港而至粵，以黃克強先生裝束已妥，也整裝加入，要求發給槍彈，黃克強先生婉勸：「先生年老，後事尚須人辦，此是敢死隊，願勿往。」譚人鳳先烈怒言：「君等敢死，人鳳獨畏死耶」？喻培倫先烈聞之，乘間謂：「君一臂廢，苦自送」？喻培倫先烈奮然曰：「諸君，四體，不如吾偏枯人也。」這都是先烈先進放下士大夫身段，革命赴義，死且不辭，先烈的炸彈。而尤其令人可歌可泣的，是吳樾，喬裝皂隸，溷登五大臣花車，懷中彈發，腸腹崩裂，面目血污，人皆不知其為誰氏。為奉天樺統崇恭狀貌，彭先烈死日，人亦不知其為誰氏。這就更是「蹈政抉眼，錫麟煎心」，連身後姓名面目都一齊放下了。

再如北伐中的黃埔師生，亦皆一時俊彥，為感於革命號召，相率棄文就武，死以之。又如抗戰後期的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，也都是為民族大義所激勵，而放下士大夫身段，以從事於救國保種戰爭的時期。黃埔師生手裏的武器，不過五百支步槍。抗戰時期國軍所擁有的軍實，與我們的強敵相較，更為以蛛稱鑑。可是大家的精神志事，徹上徹下，仍是一以貫之。所以今天我也要再度呼籲全黨同志，放下士大夫的身段，以其後死者的自覺，來從事反攻復國的聖戰大業。但我這裏所指的，只是就虛矯的身段而言，至於古人所說的「士見可危致命」，「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」，「士而懷居，不足以為士矣」，這些精神準據，就正是大家今天其所以要放下士大夫身段的激勵。自強，內不為一時的環境艱困所撓，外不為國際形勢之衝擊所惑，如此亦就必定內足以強固心理建設，外足以加急對匪心理作戰了。

反觀毛共匪偽內部，毛賊以十年以上的時間、鬥臭、鬥垮、鬥死了劉少奇和林彪以及其無數的附從者，但並未能根本清除劉少奇和林彪這兩豎完全不同的反毛的「殘餘勢力」，所以「文革」的內訌內鬥，到現在仍餘波未已，而「批林批孔」，還要更加「擴大」「深入」「猛烈追擊」下去。在匪區裏，不但家庭成份是「罪惡」，更不要說自由意志了，就連知識、倫理、道德觀念，都成了「罪惡」，而孔子則被捏造成為這種無所不被揪被鬥「罪大惡極」的象徵。眼前匪區人心的走投無路，人性的敗怒而不言，實在已到了爆爆的極限！因此毛賊乃不得不乞靈於其對外的勾搭，以各種偽裝、詐騙、籠絡、抵制、誘騙的兩手，陷一大國」於其所謂「談判」、「和解」的陷阱，就是「以便後來容易捕獲和槍斃強盜」。且復再企圖轉而陷其人民於「自由希望之火將被撲滅」假像的、失望的、恐怖的陷阱，但它卻還在還罵美俄「和解」，是「這兩個超級強國之間」為了勢力範圍與世界霸權所作的競爭」，還是「和解現已成為蘇俄到處叫賣的假藥」。這一方面，自然坐實了共匪原就沒有絲毫「和解」的誠意，它只是畏懼大國關係的接近，也畏懼我們之日益精強，才出此下策的假。一方面更證明了西方國家所幻想的「和解」，就一樣是買的共匪的「假藥」，而且正在替毛賊推銷這種「假藥」的那一小撮匪幫，就日夜在為終將不免於成為代罪的羔羊，而心虛胆寒。只有那些幻想聯此制彼的「障礙」，殊不知我們所「障礙」的是邪惡的「障礙」，假和平，唯有敢於「障礙」這種假和平者，才能保障人類最後獲得正義的眞和平！所以我們絕不是自由陣容中的阻力，而正為自由世界中的定力。

我們今天對匪鬥爭，精神上我實而匪虛；正義上我是而匪非，我仁而匪暴；在人心歸向上，為我衆而匪寡，我順而匪逆。只要一齊凜於「一國之民皆負有革命的責任」，凝結成為合成心力，就必能「拯斯民於水火」「為國家造幸福」。

國父昭示過我們「中華民國以人民為本，為人民之憲藉，則在政黨」。所以再強調「政黨之要義在為國家造幸福，為人民謀樂利」。「故為政黨者，於一般國民有許多義務」。這亦就是說，黨要為黨員担當義務。基於這一革命的認知，乃就明白規範了本黨奮鬥的目標和性質。

我曾經指出，一個時代的政黨，即：

——必須是基於國家民族精神文化的原則與要求；

——必須是具有自己立國的主義，且有信心與決心，以實踐其主義；

——在中的政黨這個時代裏，必須要有一個革命民主的政黨；

——因為民主而不革命，斷不足以適應這個大時代的變局；革命而不民主，乃是違反了人性與時代，喪失了革命的目的。

唯有我們以革命民主為屬性的中國國民黨，乃是眞正的革命；其民主乃為革命的盛軌。也可以說，我們是以民主的精神，行革命的手段，以革命的手段，來達成民主的目的，所以我們堅持「有紀律的民主」，「有紀律的自由」。並奉主義與紀律，為「本黨無形之台灣總理」。

今天黨在台灣金馬的努力方向，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階段，而我們的對匪戰鬥，同時也必須有一個新的開始了！中正以為我們廿五年來在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軍事、社會各方面的進步，乃是本黨革命進程中原就應該到達的地步，並且從革命主義的民族文化的發揚，從大陸河山的腥曬未復，從民族文化的復興，如待救而言，我們現在的努力和成就，實尚未盡其百一，恥痛內疚，日切於心！只是我們的精神和觀念，特別是從本黨失敗、屢成功的歷史經驗中鍛鍊以出的信仰、決心、毅力——挫折則非主義之挫折，是其中最真切的覺悟和體認。最近一位西方評論家說：「中華民國充滿信心決心，以及其無視於英國相嬪美」。事實上教克爾克大撤退後的英國相嬪美，我們處境的艱難，較之當時的英國何啻倍蓰？而英國充滿了更多更大的信心和決心。

更何況我們今天的對匪鬥爭，很像上雖為匪縱我寡，但精神上，則為我實而匪虛；正義上，更為我是而匪非，我仁而匪暴；並且在人心歸向上，乃又恰為我衆而匪寡，我順而匪逆！只要大家對於外者，能放下士大夫虛矯的身段，為了革命，即無不可為之事。對誠於中者，能放棄對國際關係依賴的心理，堅忍奮發，則更何遲疑足畏之依賴之可言。

國父認為唯有有組織的黨，乃為革命民衆的本據。今天全黨一百二十萬黨員，比之大陸時期的知識水準，普遍的都高；平均的年齡，一般的都輕；對主義的信仰，對國際共的同仇敵愾，則更是十分深刻。這就是國民革命合成心力的本據。其實黨員為限，自由基地的一以我們一百萬黨員為限，自由基地的一以我們一百萬黨員為限，自由基地的二千萬僑胞，以及大陸上千千萬萬反共反毛的人心人性，就都是我們直接間接的黨友同志，可信的是誠懇的深的反應，可以有絲毫的懷疑的反應，不是對外關係，可信的是誠懇的深的反應，可以有絲毫的懷疑的反應，不是對外關係，國際關係依賴的心理，堅忍奮發，則更慨慷於中。但這也並不是意識著大家即可以不再重視國際關係，而乃是要能有其突破國際關係的心理準備，與強化革命外交的手段和體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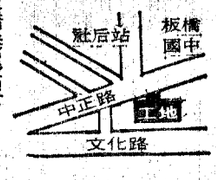
一個頭再來談談第一層意思，那就是我們大家瞭解，可信的是自己，不是對外關係，國不可以有絲毫的懷疑的反應，可以有絲毫的懷疑的國際關係變化的心理，慨慷於中。但這也並不是意識著大家即可以不再重視國際關係，而乃是要能有其突破國際關係的心理準備，與強化革命外交的手段和體認。

我之所以提出這段經驗教訓來，就是要大家瞭解，可信的是自己，不是對外關係，國不可以有絲毫的懷疑的反應，可以有絲毫的懷疑的國際關係變化的心理，慨慷於中。但這也並不是意識著大家即可以不再重視國際關係，而乃是要能有其突破國際關係的心理準備，與強化革命外交的手段和體認。

大家知道，革命事業，原就是要艱難性頭

板橋港尾站下
號⑦號終站下，公路局
台北客運線字往板橋⑥

擁座有完整公共設施
講機每戶有冷氣等專用
正面高級鋁門窗電動對



坪數	自備款	貸款
25	27-17	8-11
32	34-24	11-14